皇清經解

D
Dk12
478
74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一

D12
478
74

經史問答

易答董秉純問

問說易家有互體其來遠矣南軒教人且看王輔嗣胡安定王介甫三家以其不言互體也然則互體之說非與而朱子晚年頗有取焉何也

答向來謂大傳之雜物撰德同功異位卽指互體愚未敢信其必然蓋觀於多凶多功多譽多懼之語似於互體無涉然互體在春秋左氏傳已有之乃周太史之古法則自不可斥不必攀援大傳而後信也漢晉諸儒無不言互體者至王輔嗣鍾士季始力排之然亦終不能絀也特是漢儒言互祇就一卦一爻取

學海堂
鄞全庶常祖望著

文瑞樓所藏錢塘丁氏有物必歸于邦

象而未能探其所以然直至南宋深寧王禮部作鄭康成易注序始發之深寧謂八卦之中乾坤純乎陰陽故無互體若震巽艮兌分主四時而坎離居中以運之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兌者離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下畫則上互有坎離艮兌分乾坤之上畫則下互有坎離而震艮又自相互巽兌又自相互斯陰陽老少之交相資也其義最精而愚由深寧之言再以十辟卦推之五陽辟以震兌與乾坤合而成五陰辟以巽艮與乾坤合而成乃夬姤近乎純乾剝復近乎純坤故無互體而艮兌之合乾坤也爲臨遯則下互有震巽震巽之合乾坤也爲大壯爲觀則上互有艮兌至坤乾合而爲泰則下互艮而上互震乾坤合而爲否則下互兌而上互巽坎離於十辟卦雖不豫而以既未濟自相互是陰陽消長之迭爲用也其法象亦未嘗不天然也然則互體之說非徒以數推而以理備當聖人畫卦之初何嘗計及於此乃其既具而旁午曲中所以不流於鑿是故深寧八卦之旨卽中央寄王之義也愚所推十辟卦之旨卽六律還宮之義也而聖人參伍於此以之取象蓋十之五是以朱子晚年謂從左氏悟得互體而服漢儒之善於說經有自來矣是固互體之原也

問然則諸家之異同若何

答古人互體之法但於六畫中求兩互是正例也漢人說易如剝蕉於是又有從互體以求重卦之法謂之連互蓋取兩互卦與兩正卦參錯連之下互連外體上互連內體各得一卦所謂

五畫之連互也下互連內體上互連外體又各得一卦所謂四畫之連互也虞仲翔解豫曰豫初至五體比故利建侯是五畫連互之說也又曰三至上體師故利行師是四畫連互之說也間嘗以其說求之於象如訟初至五互渙故初之不永二之歸逋三之無成四之即命皆能聽命於元吉之主而渙其羣至終訟之上盤帶是後三褫不改則以其在渙外也晉初至五互比故有康侯之接其象皆天然著且不特經文之象多所合也即卜筮家占法亦用之宋人或筮取妻得小過不知其說質之沙隨則曰大吉蓋內卦兼互體爲漸漸女歸吉外卦兼互體則歸妹也是誠曲而中矣至宋所傳麻衣易則又有參互之法謂除木卦之二體但以所互之上下二卦重而參之又得六畫之卦一是又一法也然此皆但於二互中離合以求之不參以他說其於古法不悖及漢上朱內翰則以二互爲本是始於互中求伏其得四卦不知正體或可言伏互體而更求其伏則支矣林黃中則謂一卦皆得八卦前四卦以兩正卦兼兩互體後四卦以兩反對卦兼兩互體夫於反對之中尚欲求互則屯即蒙蒙即屯矣是較之漢上爲更謬矣黃中又別有包體之說亦以互體分去取則尤屬舛戾不足詰者華亭田興齋則於每卦取變卦而又於變卦之中求互其說本之沈守約不知是在占法中或可用若以解經則不可也降而至於明之瞿塘來氏雜用諸家之例愈繁愈溷而互體之學互亂近則西河毛氏亦然使南軒見之必益動色相戒掩耳而走然遂以之廢古法則又非也

問林氏之包體若何

答林氏之書傳於今者祇集解不載包體之說惟楊止菴嘗述之其說以爲一卦具兩互取一互留一互取之者以致用留之者以植體一卦取上互則一卦取下互如乾包坤則爲損益坤包乾則爲咸恒一卦包三十二卦八卦包二百五十六卦是於易之經傳取象全無據者故朱子於其前說嘗辨之而包體之說不及焉蓋以爲其不足詰而置之也

問先天互體之說先生獨不道及何也

答宋人言互體於伏於反對於變皆非古法然猶未牽繆於陳邵之圖說其以先天圖說言互體者則吳草廬也草廬之圖有隔八縮四諸法隔八者先天圖之左起乾夬歷八卦而至睽歸妹又歷八卦而至家人既濟又歷八卦而至頤復先天圖之右起姤大過歷八卦而至未濟解又歷八卦而至漸蹇又歷八卦而至剝坤左右各以二卦互一卦合六十四卦互之得十六卦也縮四者合十六卦而互之祇得乾坤既未濟四卦也草廬爲是圖不載之易纂言而載之外翼按外翼十八卷是圖即十八卷之一也顧同時胡雲峯言互竟與之合二人學術門戶不甚同而言互則同草廬之外翼今已罕見獨楊止菴嘗述之故世但知爲雲峯之說夫康節之言曰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是言正體也非言互體也雖就康節之說亦祇成爲康節重卦之法而非易之法然在康節亦未嘗以之當互體今如草廬之圖是先有互體後有正體其謬不攻而自見矣乃

李厚菴力宗之更參以漢人連互之法而又變之爲環互因舉雜卦大過一節爲例謂自初至四爲姤自上至三爲漸自五至二爲頤自四至初爲歸妹自三至上爲夬本卦之畫順行互卦之義逆轉斯雜卦大過一節之旨也既未濟無可取則又從而別爲之詞吾聞六畫自下而上故其互亦自下而上卽支離其說而求之於伏於反對於變者亦未有不自下而上者也而謂可以析而環之順行而逆轉之斯則未之前聞也是豈特於經無補且又從而障之矣故弗敢及也

問又有大卦之說若何

答是亦京房之說而朱子嘗用之者所謂中孚爲大離小過爲大坎是也六子同列何以獨舉坎離也曰四子之大卦臨大壯遯觀皆在十辟所以然者十辟以震兌巽艮與乾坤合而成而坎離居中以運之不豫焉十辟無坎離故坎離之大卦不在十辟而別見於中孚小過與坎離可以槩六子矣然聖人之取象則有序大抵求之正體而不得則求之互體又不得則求之大卦或反對卦或變卦故朱子於大壯取大卦之兌以解羊象而先儒以爲大壯本互兌且其諸卦相接之兌不一故六爻有四羊洪景盧曰自復進爲臨而下卦有兌三之觸藩所自也又進而爲泰而上互爲兌四之決藩所自也又進爲本卦而上互爲夬而上卦又有兌上之不退不遂所自也洪氏之說校之朱子更精然則大壯之羊無需於大壯求之矣是以師之二至上爲大震然自初至四本互震則長

子弟子之象不必於大震取之晉之初至四爲大艮然自二至四本互艮則鼫鼠之象不必於大艮取之此固例也其必有兼取而後備者則如蠱是也蠱之六爻其五皆以爻母爲象而求之無乾坤之體不知蠱之正體艮也巽也互體震也兌也五畫四畫之大卦坎也離也六子備矣而爻母獨失位則兄弟交出而有事惟上九已際蠱之終故別爲象乃知聖人所以成卦之旨亦有取於是者是則大卦之說足以與互體參觀者也五畫之大卦間有與五畫之連互同者四畫之大卦間亦有與四畫之連互同者則皆以互體爲主也

問近人惟南昌萬學士孺廬最善言互先生所深許也唯是先天卦位學士亦頗用之如先生言則斷不可用者矣向嘗與學士論及之否

答學士於予深有忘年之交說易尤多合其論互能發前人所未及者至多獨有偶及先天卦位者是其不審曩在江都同邸舍嘗以告之學士生平固力言陳邵之學不可以解易一聞予言瞿然引過曰即當芟之今學士已沒其說尚存或是其門人所錄前此未定之本非芟正之書也蓋乾一兌二之序出於陳邵諸子之言自宋以前未之聞也可據者莫如經以父母男女之序言始乾終兌以春夏秋冬之序言始震終艮若乾一兌二有兌少陰何以有震少陽何以有艮太陰何以有艮此皆絕不可解者乃既橫列以定其序又圜列以定其位而四正四維究

無豫於經則又不審學易諸公何以震而驚之以爲千古之絕學然其說之初起原不過自爲一家言而未嘗以之解經劉長民始謂八卦圖位乾一與坤八對兌二與艮七對離三與坎六對震四與巽五對其位皆九故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也說者引以解康節三十六宮之詩未爲不可而牽說卦之文以就之則所謂天地定位者其於四九之數何取焉康節始以解數往知來之旨謂有已生之卦未生之卦而朱子實之曰自震至乾爲已生自巽至坤爲未生則又牽說卦以就圓圖之序而其實所謂數往知來者甚非經之本解也然於六十四卦之象則自來未有以此序言之者而學士於解二之三狐因初之三歲巽四之三品則皆曰三者互離之數震二之七日則曰七者互艮之數豐初之旬則曰十日爲旬是合離三巽五兌二之數是殆未及致思而筆之者互體者周太史之說也乾一兌二者宋陳邵諸儒之說也此其爲說必不可合要之陳邵圖學自爲一家其於聖經之說皆無豫牽而合之是又一草廬矣

問宋儒爲九卦說者十餘家大率以反身脩德之義言之若陳希夷龍圖中亦及九卦則於繫辭三陳之意無豫於是胡仲虎輩遂別立一說謂上下經適相對咸恆與乾對損益與履對困井與謙對巽兌與復對皆以下經之兩當上經之一凡十二卦而二篇卦數上下適均十二卦而僅舉其九者乾咸其始也兌其終也始終則皆畧之上卦自乾至履得卦者九下經自恆至

損益得卦亦九上經自履至謙得卦者五下經自益至困井得卦亦五上經自謙至復得卦者九下經自井至巽得卦亦九此三陳之序也循環數之上經自復至下經恒得卦者九下經自巽至上經乾得卦亦九近多有是之者然否

答序卦之旨宜專從正對反對爲當蓋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爲正對而反對者五十六則上下二篇得卦各十有八無參差也倘謂乾爲上經之始咸爲下經之始而皆去之矣則復爲上經之終兌爲下經之終何以祇去兌而不去復也蓋去復則不可以言九卦而自謙至恒得卦十八不可通也且自巽至乾得卦九是又數乾矣則自復數之亦仍宜至咸而無如其得卦祇六因越咸而數恒則何以上經又數乾蓋使自巽至履得卦十七不可通也然則所謂序卦之旨據胡氏之說牽強增減非自然之法象矣且序卦則皆宜有一定之例九卦之中或得卦九或得卦五亦無說以處此即如戴師愈麻衣易謂序卦當以小畜居履之後今以錯簡亂之大傳三陳九卦之序履得九謙得十五復得廿四皆與龍圖數合非偶然也是皆舉聖經以就已說而不知其爲儒林之禍其於眞正微言豪髮無補蓋皆自僞龍圖序啟之

問三十六宮之說自朱子外有謂太陰太陽之位乾一與坤八對是以配位得四九合爲三十六宮其說本於劉長民稍出康節之前有謂震坎艮皆五畫通十五畫合乾爲十八畫巽離兌

皆四畫通十二畫合坤爲十八畫是以分畫得四九合爲三十六宮其說出於六經奧論託之鄭漁仲者也方虛谷則謂一陽起子正當天根由是左行得一百八十日一陰起午正當月窟由是右行得一百八十日一陰起午正當月窟卦氣言之鮑魯齋則謂自復至乾爲陽辟凡陽爻二十一陰爻十五自姤至坤爲陰辟凡陰爻二十一陽爻十五奇偶相配合爲三十六宮是以十二辟卦言之若以朱子之說校之孰優答尙不止此四家而愚近以健忘不能舉矣猶記先司空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少陽進而未極乎盈少陰退而未極乎虛數亦如之自天一至地十爲一宮是用九用六三十六宮用七用八三十六宮先宗伯曰震坎艮爲三男之畫畫十八與離兌爲三女之畫十八合六子之重卦數之亦得三十六宮凡此數說於義皆合然不過就卦畫卦位卦策言之亦不能出朱子之右唯所聞於梨洲黃子者曰康節所謂天根者性也月窟者命也性命雙修老子之學康節自派其希夷之傳而其理於易無豫則亦自述其道家之學而其數於易無豫也說者求之易而欲得其三十六宮者可以不必也其說最精而康節之所謂三十六宮者尙未知何所指則黃子亦未之發也愚偶與當塗徐檢討顒尊語及之則欣然曰是也君不讀擊壤集詩乎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陽中小車春暖秋涼日一日祇能移一宮是非三十六宮之明文乎天根月窟老氏之微言也三十六宮圖

經之洞天福地也其必以復姤之說文之者猶之參同必以乾坤坎離分氣值日而究之參同之用易非聖人作易之旨也是足以爲黃子易學象數論之箋疏矣檢討所著管城碩記最精博有考據

問厚齋先生謂蔡澤引易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澤相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何其許澤之深也

答蔡澤安知易澤以傾危之口乘范雎之急挑而奪之是其進其得不以正也居位一無建白是其存不以正也不過巧於退而不陷於喪亡耳細觀澤之底裏蓋以蘇張之術始以黃老之術終其所爲於蘇張則已點其所得於黃老則尚粗吳禮部校

國策其言畧與予合

問厚齋於井之九三荆公解曰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之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以爲語意精妙諸儒所不及而義門以爲此特輔嗣清言之儔何如

答厚齋之許固過義門以爲清言亦非此數語乃荆公一生作用一生心法所謂以不求求之者即其累召不出之祕術也以不取取之者即惠卿不加賦而用自足之秘術也以不禱禱之者一變而遂爲天變不足畏之邪說矣斯荆公經義之最乘舛者也

問厚齋謂陸希聲作易傳而不知比之匪人之訓與易相違考之唐書本傳但言希聲居位無所重輕不見他事故閻潛邱疑厚齋蓋誤以希聲爲文通是否

答希聲如何涸於文通此事見於楊文公談苑而葉石林避暑錄述之厚齋之所本也其言曰方希聲閑居時供奉僧誉光以善書得幸嘗從希聲授筆法因祈使援已寄以詩曰筆底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當時洴澼人誉光即以名達貫幸因得召昭宗末年求士甚急故首傾倒於朱朴待希聲亦然按之乃所謂比之匪人也潛邱多學顧未及此此事亦可補唐史之遺

問喻湍石曰泰之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厚齋取之而吾丈非之何也

答此言似新而實戾經旨小人道消是化小人而爲君子然則君子道消是化君子爲小人也可以知其說之訛矣須知小人或可化而爲君子君子必不化而爲小人不如舊說之爲妥

問謝觀察說中孚其於虞吉有他不燕甚奇

答觀察于好友其箋經多特見然亦有好奇之病不可不審也如此條因中孚之有豚魚鶴翰音而撏扯其類因及於燕又及於虞强以爲飛走之屬誕矣

問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說程子之說了然而朱子不從何也

答陰陽趨舍凡陰未有不以從陽爲慶故程子之說不可易也朱子殆欲以上文後得之得貫下得朋之得故謂當返之西南

而不知得甚之際蓋有以喪爲得者當從程子爲是

問春秋外傳筮法貞屯悔豫皆八之說大不可曉沙隨尙不了了近世如安谿所云先生尤以爲妄究竟何以解之

答貞悔之例有變爻則以本卦之無變爻則以內卦外卦分之原不可易獨此所云貞悔則別有說韋注曰內卦爲貞外卦爲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其兩陰爻皆不動然則是兩筮所得也蓋初筮得屯原筮得豫其二體各有震而一在內一在外皆得八焉故其曰貞屯曰悔豫謂合兩筮而其一震故分貞悔以別之後人不知竟以本卦之卦之貞悔當之宜其舛戾而難合已夫兩筮皆八一奇也兩八皆在震體又一奇也兩震皆得建侯之象又一奇也屯之八爲晉豫之八爲泰皆爲吉兆要之二象已足不必更求之卦而了然者帝待司空季子始知之而當時筮史以爲不吉眞妄人耳況夫事始之爲貞事終之爲悔貞屯之震文公得國之占也高梁之刺公宮之焚蓋猶有不審焉悔豫之震文公定霸之占也陽樊城濮之勛以順動矣其兆顯然更無事旁推而正非盡筮家貞悔之例也及讀朱子答沙隨書亦謂似是連得兩卦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曰皆八然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似亦未安朱子之謂連得兩卦是也其疑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則疑之泥者蓋兩卦之震二陰不動則以兩陰爲主故曰皆八惜乎朱子之未見及此也倘如沙隨之說爲屯之豫是三爻變也其不變之三爻在屯亦八在豫亦八固

已夫三爻變以變爲主安得尚以八稱之是在古筮家無此文也安溪別爲之說其所謂卦以八成者於用八之旨尤謬由今觀之則韋注內外貞悔之說本自了然而世勿深考遂滋惑耳

問　泰之八一條此最難曉如先儒以爲六爻不變者是因董因占語祇稱本卦象詞故也其說似矣然果爾則何以云之八也如春秋內傳僖十五年秦伯伐晉遇蠱成十六年晉厲公擊楚遇復昭七年孔成子立君遇屯家語孔子自筮遇賁乾鑿度孔子自筮遇旅是皆六爻不變者而均不云之八則舊說託於夏商之易者其誤已見若以爲三爻皆變是泰之坤此因誤解貞屯悔豫爲屯之豫而援其例總於八不可通夫筮法以兩爻或一爻不變始占七八則泰之八其所遇者有六四不變爲觀五不變爲晉上不變爲萃四五不變爲剝五上不變爲豫四上不變爲比今但云泰之八而繇詞又無所引及宜乎後世之茫然矣

答　愚因此六卦推之以爲當日所遇者泰之剝也蓋使其爲觀爲晉爲萃爲豫爲比則不曰建侯行師即曰錫馬晝接不曰假廟即曰盥薦是皆晉公子所幾幸而不敢必之辭其爲大吉更何疑不應董因總無一語及之而反有取於本卦之象惟爲剝則嫌其不吉故竟不復引而別爲之詞然其實由泰而剝凡事不吉而爭國則吉蓋兩爻皆不變或以爲占下爻或以爲占上爻亦頗不同如是卦以爭國則當占五今泰五則帝乙歸妹剝五則貫魚以宮人寵其爲得國必矣董因之見不及此而但取

大往小來之說則其於泰之八何有矣近世經師亦多知舊解之非故蕭山毛檢討以爲泰之豫桂林謝御史以爲泰之晉則何竟不及兩象也愚故以爲所遇者剝雖亦出懸揣之辭而於理近之穆姜之筮也得艮之八史以爲艮之隨說者以爲史有所諱故妄引隨以爲言夫使不以隨實之則艮四陰之不動者孰能知其爲何爻是復董因之例也

問易象用之占筮列國皆當有之何以韓宣子獨見之魯且易象何以爲周禮不應當時列國皆無易象

答按此陳潛室嘗及之潛室謂易卜筮所嘗用然掌在太易屬之太史列國蓋無此書故左傳所載卜筮繇辭其見於列國者各不倣周易同而別爲一種占書獨周史及魯所筮則皆周易正文以此見周易惟周與魯有之故韓宣子謂周禮在魯潛室之言大略得之然所考尚有未盡者前漢書藝文志有大次雜易八十卷即所謂自成一種占書者也殆如今易林之流仕頭明言當時有雜占筮辭但春秋時之列國非其初竟無周易筮法也文獻不足而失之故左傳載筮辭其用周易者則必曰以周易筮不使與他筮混莊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敬仲遇觀之否昭公五年叔孫穆子之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哀公九年陽虎爲趙鞅以周易筮救鄭遇泰之需若襄公九年穆姜居西宮筮得艮之隨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叛筮得坤之比則雖不言以周易筮而其占皆引周易之文是潛室所謂周易筮法祇用於周魯可証者也乃昭公七

年孔成子立衛靈再筮皆以周易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筮納王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筮納室雖不以周易筮而皆引周易之文則不得謂列國皆不用也特用之者少耳閔公元年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僖公十五年秦穆公筮伐晉遇蠱晉伯姬之筮適秦遇歸妹之睽成公十二年晉厲公筮伐楚遇復皆用雜占是潛室謂列國筮法別爲一種占書可証者也乃閔公二年成季之生筮大有之乾亦引雜占則魯亦未嘗不兼用他書也特用周易者多耳蓋當周之初典禮流行易象一經必無不頒之列國者至是而或殘失不能不參以雜占惟魯以周公之舊太史之藏如故此宣子所以美之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二終

靈川舉人秦培瑤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三

學海堂

經史問答

鄞全庶常祖望著

尚書答董秉純問

問四岳據孔安國傳即是羲和然據韋昭注國語則四岳是共工之從孫炎帝之後杜預注左傳亦曰太岳神農之後四岳故厚齋以爲非羲和而國語謂羲和是重黎之後不知是否

答羲和爲重黎之後以呂刑証之似可信而左傳重爲少昊四子之一黎爲顓頊所出則皆非太岳之宗矣是孔注未可從者一也以二十二人之數合之則十二牧加以九官而太岳特以一人總四方之任適得二十二人又不應如羲和之分而爲四矣是孔注未可從者二也且四岳又名太岳則豈有四人而一

名者是孔注未可從者三也但考夏書仲康之允征則似是時并爲一官不知是重之後失其職而黎兼掌之抑是黎并于重世遠難考司馬遷所以混稱出于重黎而不能辨也謂四岳即羲和亦不始于孔氏伏生大傳中已言之

問　滎波既豬鄭賈以波爲播古文作嶓或引爾雅水自洛出曰波或引職方豫州之浸波溠則不必改字矣然畢竟職方爾雅將安所從

答　職方之波是也波水出霍陽入汝水詳見水經禹貢無治汝之文而孟子有之若明平波爲霍陽之水是即禹之治汝也漢人所謂治一經必合五經而訓詁之者此也

問　淮南子言共工嘗治洪水亦見於竹書然則堯典滔天二字蓋指治水而言適與驩兜方鳩僝功之語相合

答　是任故人襲明水嘗言之但非也淮南等所紀事多與遺經不合大半雜信竹書尤不足據亭林先生喜引竹書最是其失但淮南所云共工治水則原有之而以之簒滔天二字則又不可何以知共工嘗治水也國語太子晉曰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崇伯稱遂共工之過則是方鳩僝功原指治水淮南之言非無據賈逵韋昭以共工爲炎帝時之共工是甚不然蓋本文明言鯀襲共工之障水以致殛則是先後任事者而下又言四岳即共工從孫能佐禹以幹蠱是共工即四凶之一無疑蓋共工治水不効鯀繼之又不効也但帝所云象恭滔天則似不以治水言蓋以史記考之則作似恭漫天古文每多通

用慆與滔通慢與漫通六書之例然也故孔明曰慆漫則不能研精而孔傳以爲傲狠孔疏以爲侮上慢下然則滔天者慢天也貌恭而心險正與僞言僞行変肆其惡故大禹以巧言令色當之而史記亦言其淫辟不可以下文洪水滔天二字并指爲共工治水之罪狀也班孟堅幽通賦巨滔天以滅夏曹大家注滔漫也夫新莽亦豈有治水之事以是知古人之訓故別有屬也是在明人文氏琅琊漫抄中嘗及之而明水之說亦未當

問納于大麓孔叢子謂如錄尚書之錄似未可信

答三代安得有錄尚書省之官是乃東漢人語孔叢所以爲後人所疑指其依託者此也且即如所云便是百揆之任何以復出而既是東漢以後之錄相則於風雷何豫徐仲山曰大麓乃司空之掌當時方治水故舜或親視之其說近是

問商容之言行孔疏引帝王世紀一條是其言厚齋困學紀聞引韓詩外傳一條是其行然世紀似可信外傳似不可信

答善哉去取之審也據韓嬰謂商容欲馮于馬徒以代紂而不能自以爲愚不爭而隱自以爲無勇故武王欲以爲三公而辭之夫商容仕于殷朝而欲伐紂是何舉動豈止于愚又謂不爭而隱是無勇蓋七國荒唐之徒所爲說故早已見於燕惠王貽樂間書中要之不足信商容不仕于周自是伯夷一流韓嬰之言適以汚之厚齋先生亦不審耳孔疏但引世紀正是有斟酌也

問韋昭鄺道元以五觀即太康之五子後人又以斟灌即五觀

若云太康之五子則賢弟也考五觀則畔臣故漢人名其地曰畔觀何不類也若云即斟灌則又相之忠臣也何所適從

答以有扈氏與觀並稱見于春秋內傳以朱均管蔡與觀並稱見于外傳而東郡之縣名畔觀則其不良亦復何說惟是以五觀遂指爲太康之五弟而因指洛汭之地爲觀則古人亦已疑之厚齋王氏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仁義之言藹如也豈若世所云乎但厚齋亦但以尚書詰之而即韋廬之說其自相悖者未盡扶也夫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既爲侯國則五觀者五國乎抑一國乎五國則不應聚于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況五觀據國以逆王命又何須於洛汭之栖栖也是揆之地與事而不合者也蓋五觀特國名猶之三朡今以太康之弟適有五

而以配之則誣矣然內傳尚無此語外傳始以爲夏啟之姦子夫以追隨太康之弟而反曰姦曰畔則必其從羿而後可矣蓋嘗讀續漢書郡國志曰黃故觀國姚姓乃恍然曰畔觀非夏之宗室也而況以爲太康之同母乎是足以輔厚齋之說者也

至若以斟灌即畔觀觀與灌音諸侯斟灌斟尋夫斟灌在帝邱則是即東郡之畔觀則以皇甫士安曰夏相徙帝邱依同姓之相同故可牽合而臣瓚又疏晰之曰斟尋在河南太康居斟尋即尚書所云徙于洛汭也相居斟灌即東郡之灌也引汲冢古文以証之但考應劭又云斟尋在平壽京相璠曰斟灌即在斟尋西北相去九十里杜預亦云二斟俱在北海夫臣瓚謂斟尋在洛汭按洛汭有名曰鄩中即周大夫鄩氏所居適與洛汭合

而其去東郡之觀亦近固似可據然觀乃姚姓之國則非夏宗室之斟灌矣而靡奔有扈收合二斟之餘燼扈在平原正與北海近則二斟自在平壽非河南與東郡也吳斗南調停之以爲二斟初在河南爲羿所逼棄國而奔平壽是乃騎郵之詞不足信也蓋五子自是五子二斟自是二斟無從牽合而畔觀則異姓三分而勿施糾纏焉則惑解矣

曰然則相之居帝邱將誰依也曰是殆畔觀既平之後而相遷焉而二斟以東國之賦爲之捍衛如晉文侯之輔周未嘗不可若必以爲依畔觀則觀既畔矣而爲啓之姦子乃不數十年而又率德改行爲相之忠臣何前後之不符也是皆展轉附會而不能合者也

問允甸之爲坡公以爲羲和忠于夏貳于羿者故非仲康之討之也陳直卿最稱之其信然乎

答未必然也夏本紀最殘失但以尚書及左傳考之太康失夏都居洛汭是時羿但據夏都尚未侵及三川也故五子須於洛汭仲康當即五子之一太康崩仲康立是時之夏蓋如東遷之周僅保洛汭未必得還安邑先儒以爲仲康爲羿所立亦未必然仲康雖不能除羿然猶能自立故命允侯掌六師征羲和以稍剪其黨羽則固勝于周之平桓諸王矣仲康崩帝相更孱羿始吞并及三川而相因遷於帝邱則羿篡夏之局遂成矣讀五子之歌而知仲康之能自立也其卒未能除羿者天未厭亂惡貫或有待也坡公之論雖奇須知夏史豈有尚錄羿書者乎

問　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而先生以爲八人未知所出

答　左傳凡蔣邢茅胙祭支子凡六則合禽父而七周自有據不知尚有世襲周公之爵者厲王時周定公以共和有大功而左傳亦累有周公爲太宰非八人乎蓋禽父以元子受魯公而次子世爲周公其餘如凡如祭如胙如茅皆封畿內邢蔣則封于外按水經注則凡亦外諸侯也

問　厚齋先生引坊記注君陳乃禽父之弟也而惜其他無所考潛邱又引詩譜以爲禽子世守采地者如先生言得非卽周公子乎

答　亦未可遽定也坡公以爲君陳蓋如君奭君牙之儔難確証其爲周公之子然要之叔旦之後非七人則已明矣

問　水心先生謂惟辟作福三句箕子之言亦可疑意者殷之末造紂雖諸事自專而臣下必有竊其威福者故作此語不然箕子不應爲此言也愚意箕子之說所以戒人君主足以相輔而不相悖是否

答　賢者之說甚善然三代而後人君日驕則水心詰箕子是乃極有關係之言畢竟二典說得圓融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人君奉天而已刑賞原非己所得主然則惟辟而曰作福便不本天命曰作威便不本天討何嘗不因于而身害于而國也箕子于此一層未拈出也且惟辟而曰作福卽有竊惟辟之福以作福者曰作威卽有竊惟辟之威以作威者而且其始也竊而行之其究也肆無忌憚而作之皆由于惟辟

之不知奉天而以威福爲己作也然箕子于上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卽是天命天討其義亦自互相備豈知後世人君專奉此三語爲聖書而帝王兢業之心絕矣惟辟玉食句尤有疵先儒謂荆公豐亭豫大之說誤本於周禮惟王不會一語不知洪範此語亦自與此互有

瓜葛也

問呂覽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成王卜成周其命寤曰使予有罪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淮南子武王欲築宮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爲能持滿劉敬傳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易王無德易亡或以爲武王顧不見於營洛之篇何也

答是乃後世附會之言周公營東都不過以爲朝會之地未嘗令後王遷居之也果爾則王公設險守國之言不應見之易矣蓋設險守國前王所以爲子孫計也在德不在險後王所以自省也其言各有當聖王固無私其後世長有天下之心然亦豈有聽其易亡之理若五行之山乃太行也其地雖險而過於阨塞自不可以爲都會非謂其難亡也三代以至今太行之國孰不亡而謂伐之難者

問召公年一百八十見於論衡信否

答此是傳聞之語召公或謂是文王之庶子或謂但是同姓俱不可考然要之其年則當與武周相肩隨當成王之初召公亦

不下九十歷成至康不過四十餘年而康王卽位之後召公不見則已薨矣周初諸老固多大年然周公九十九歲太公百二十餘歲畢公亦壽考要之無及昭王之世者若百八十則及見膠舟之變矣非召公之幸也

問左傳引洪範爲商書何也

答是蓋殷之遺民所稱而後人因之者蓋曰惟十有三祀則雖以爲商書可也微子微仲終其二世不稱宋公亦猶洪範之稱商書也商之異姓臣子如膠鬲商容亦皆冥鴻蜚遯不獨西山之老可謂盛矣

問史記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獨太公强之按尚書孔疏亦引六韜龜焦簽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筮不踰人矣厚

齋謂六韜非太公所作不足信按尚書朕夢協朕卜則六韜之妄明也

答引泰誓以詰六韜甚佳左傳昭七年衛史朝已及之矣然愚更有說于此武王救民水火之中所信者天并不必卜不必夢也託夢卜以堅衆心則所自信者反薄矣故呂覽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而顧亭林疑泰誓之爲僞者此也

湯之放桀而有慙德自是高于武王梨洲黃氏曰有湯之慙然後君臣之分著而人知故國之不可以遽征誅之道一而人知獨夫之不可以橫行其言最精武王遜湯正在此周公之作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則亦似爲武王補此一節口過斯周公之功所以大

問漢魏十四家六宗之說錯出不一若何折衷

答類上帝首及皇天后土也則禋六宗當爲天神而後望山川以及地祇然後遍于羣祀今或仍及天地或并及山川又或指人鬼而言非雜複則凌亂矣六宗則當實舉其目而或名雖六而實不副或自以其意合爲六或反多于六者之外是信口解經也故犯此數者之說則其譌誤不必詳詰而已見是以伏生之天地四時其說甚古然于類帝有複歐陽和伯變其說以爲在天地四方之間助陰陽成變化而李郤以爲六合之間劉邵以爲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宗孟康以爲天地間遊神則皆歐陽之說無可宗而强宗之揚雄所謂神遊六宗者也孔安國引祭法以爲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則寒暑即時也幽雩乃有事而祈禱非大祭也說者以爲本之孔子劉昭曰使其果出孔子將後儒亦無復紛然者矣劉歆孔光王肅以爲水火雷風山澤是乾坤之六子則兼山川而祭之賈逵之天宗以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地宗以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同此失也康成以周官小宗伯四郊注中之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之則自司中而下皆星也六宗祇二宗虞喜以地有五總五爲一以成六劉昭取之則六宗祇一宗司馬彪以日月星辰之屬爲天宗社稷五祀之屬爲地宗四方五帝之屬爲四方宗是并羣神皆豫矣而嚴之則六宗祇三宗若張髦以爲三昭三穆張逌以爲六代帝王則無論是時曾備七廟之制與否其六代果爲何帝何王而要之不應以人鬼列于山川之上若宋

儒羅泌以爲天宗地宗岱宗河宗幽宗雩宗則無論經文之上下皆凌犯而亦輕重不以其倫明陶宏以爲類上帝乃祭天禋宗乃祭地六者地之中數也則又本虞喜之說而少變之方以智以爲五方實有六神曰重爲句芒曰黎爲祝融曰該爲蓐收曰脩曰熙爲元冥曰勾龍爲后土不知五人帝者五天帝之配豈容別列爲宗近如惠學士士奇以古尚書伊訓及周禮之方明爲六宗以其上元下黃前青後黑左赤右白實備六合之氣則亦上下四旁之說而況是時尚未必有方明之祀杭編修世駿謂是天地四嶽之神亦少變伏歐之說者然天地已見于類帝而四嶽則望山之所首及也沈徵君彤以爲六府亦非天神之屬皆不免於上下文有牴牾故愚嘗謂盧植以六宗爲月令祈年之天宗其義甚長而特是天宗之目不著則孔鄭兩家之說皆得附之而無以見其爲六然則天宗之六者何也曰即左傳之六物也六物者曰歲謂太歲也曰時謂四時曰日曰月曰星則二十八宿也曰辰則十二次也是六者皆天神也天神之屬無有過於此六者有時舉四時而析之與歲日月星辰並列則謂之九紀逸周書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二宿三日四月五春六夏七秋八冬九歲又曰九星周書曰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王深寧曰九星即九紀也有時舉歲日月星辰而不及時則謂之五位國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蓋舉五位而知其時之爲冬也有時舉日月星辰而不及歲時則曰四類深寧解周禮之四

類以此四者當之蓋舉四者而歲時從可知也有時舉日月星而不及三者則日三光又曰三辰蓋以日月該歲時以星該辰也是皆隨意錯舉者若祭則必定爲六故曰六宗尚書之禋禋此六者月令之祈年亦祈此六者也或曰康成之說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祭以月日月不宜尚在六宗何與曰是亦不然日月配天不宜列六宗嶽瀆配地何以列望祀也是又不足諍也

問今文尚書傳以七政爲七始古文尚書傳以七政爲七緯歷代言尚書者多主七緯而葉夢得尤詆伏生之言近世李穆堂詹事攻古文之僞乃力主七始之說然不知古文孔傳無舜典今文孔傳舜典一篇乃王肅本而康成解書已主七緯鄭王皆伏氏之學則于孔傳無豫也是否

答七律出于國語以配七始又謂之七元見劉昭注漢志其說最古隋志亦曰七衡但春夏秋冬不應與天地人並列爲七蓋四時皆天運而人事成之言天地人則四者在其中矣況璣衡亦祇可用于天耳其于地則土圭水臬別有其器而于人則竟無所用之不若七緯之于璣衡爲切也即七律亦不應配七始也記不云乎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二變者五音之餘耳今以天地人配宮商角而徵羽合二變以綄四時則參錯不齊非自然之法象矣是雖出于周秦諸儒之說而實則不足爲據者也若謂五星之名始見于甘石唐虞時所未有則不足以難鄭氏五星之以五行爲名始于甘石要之熒惑歲填

太白諸象昭回于天者非甘石始有也經文未嘗有五星之目而撫于五辰則即尚書語也以日月五辰言七政何不可之與有故愚以爲七政當以鄭氏之說爲長若漢以後人言七律亦有不用七始而配七緯者五代會要王仁裕曰黃鍾爲土太蔟爲金姑洗爲木林鍾爲火南呂爲水應鍾爲月蕤賓爲日謂之七宗則并七律而亦以七緯配矣然五正音反配五辰而二變反爲五辰之餘者斯其說亦未合要之七政之爲七緯非七始確然無疑而七律則在國語祇以自子至午之七同當之不必以七始相牽合也若史記以北斗七星爲七政馬融用之然其說亦謂北斗七星第一主日法天二主月法地三命火主熒惑四斂土主填五伐水主辰六危木主歲七罰金主大白則亦本七緯而言並非以璣衡二星爲附會是又可以見七始之說自伏生以後未有用之者也若漢志引益稷篇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而以末三字作七始則更失之蓋使專以七始言七政則是六律五聲八音之所從生不應反序其下若以七始即七律則二變聲作于牧野而歌南薰之時無有也

問古之言三江者極多以沈存中之該博亦云莫知孰爲三江者故前輩以爲援今所行大江以求三江猶按漢所行大河以求九河必不可得此最合聖人闕如之旨然羣說之紛綸要不可不考也

答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氏傳據經文謂

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道則自彭蠡分爲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按江漢之水會于漢陽合流凡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會數千里而入海卽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并三爲一未嘗分一爲三況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二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遊全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班孟堅地理志指松江爲南江指大江爲北江司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肅公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今之宜興與丹陽雖相接而

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宣國廣德宣歙諸水北向以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本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不云三江既塞是地志之說尤非也水經謂江至石城分爲二其一卽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橫水過安吉縣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于中江闕焉不知橫水今之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與陽羨而南江既爲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朏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于經者蓋

地志以松江爲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酈元欲援水經以合地志故曲傅之總之與禹貢不合是水經之說又非也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山居其中則爲中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與之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泰括地志謂禹貢三江俱會彭蠡合爲一江入澥夫合爲一江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故眉山以味別之說輔之古之言水味者本諸唐許敬宗但大禹非陸羽一種人物則蔡九峯之所難不可謂其非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盛宏之荆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至尋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無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入海此本漢地理志舊注岷山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原而三目今載在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又宗之但此則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爲大江之委一以爲原暮四朝三不甚遠也則荆州記之說亦非也賈公彥周禮疏襲孔鄭之說而又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禮疏之說亦非也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汝山郡有岷江大江所出嶓山中江所出崏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原未嘗以之言禹貢之三江而楊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于下流曷不向上流尋討蓋三江發原于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用修多學乃不考大江震澤之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

梁而荆而紀之揚況山海經安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一三江也是固不足信之尤者也其以松江東江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是本庾杲之吳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經所云竟分者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專主其說而薛季龍朱樂圃蔡九峯皆以爲然但據諸書皆云三江口而不以爲三江況東婁爲吳松支港近在一葦故孔仲達即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考吳都賦注則東江婁江並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僅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婁二江至今無攷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虞氏志林謂松江到彭蠡分爲三道其所謂三道者大抵即指松江東江婁江而言則更紕繆之甚者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既入大江即從毗陵入海而松江之水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蠡也則志林之說尤非也黃東發力主庾張而又疑之謂尋嘗泛舟至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二江者考之吳志有白蜆江笠澤江意者即古所謂三江者耶不知白蜆江即東江笠澤江即松江東發既失記張氏原注而又懸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金仁山曰太湖之下三江其說有二一謂吳松江七十里中爲松江東南爲婁江北爲東江一謂太湖之下原有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

松江婁江東江之未足以當三江而別設一疑軍以岐之究之別有江者果何江也是又欲爲之辭而不得者也若韋曜則又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舉彭蠡于是南及松江又南則及浙江又南則及浦江然浦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又東逕始寧又東逕曹江然後迤永興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唐之支流耳安能成鼎足哉或且祖吳越春秋以浙江浦江剡江爲三江則浦江原不過浙江之附庸而剡江并不能與浦江並大江以東支流數百使隨舉而錯指之可乎惟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爲韋曜之言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唐江三處入海而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之境爲

揚州三大望南距荆楚東盡於越中舉勾吳此外無相與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卽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爲兩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善乎蔡傳旁通曰三江不必泥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則水勢之大者莫著揚子大江松江浙江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爲直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明矣況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江北江南江者已足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矣庾張諸家所謂松江東江婁江者已足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矣韋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剡江者已足該之蓋既舉三大望而諸小江盡具

焉是諸說皆可廢也嘗考宋淳熙間知崑山縣邊實作縣志言大海自西洋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楊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埕謂之吳淞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迹無改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既以表荆復以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尚兼漢水言之至揚始有專尊況自南康至海門直下千五百里不得專屬之荆也試以禹貢書法言之淮海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倘謂著之一方即不得分之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合諸侯于會稽在攝位以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不得豫三江之列不知禹貢該括衆流不應獨遺浙江而會稽又揚州山鎮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於導水者或以施功之少故畧之耳若顧寧人疑古所謂中江北江南江即景純所謂三江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迤北會爲滙蓋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唐江也則愚又未敢以爲然據先儒固城等湖是闔廬伐楚開以運糧者況經文中江明指大江似無容附會也若胡朏明既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荆有三江以分江水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爲南江以蕪湖水東至陽羨由大湖入海者爲中江合岷山爲北江其說雖無關禹貢而亦屬不考分江水發安慶至貴池即有山谿間之何由東行合浙蕪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既不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也朏明將正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其揣度之詞矣景

純之說黃文叔頗不以爲然其後季氏圖始引之東滙澤陳氏暢之歸熙甫因爲定論愚竊以景純之說爲不易云

問昔陸文安公在荆門以皇極講義代醮事發明自求多福之理軍民感動朱子摘其講義中大中之說力詆之以爲荆門之教是乃斂六極也愚以爲陸子於從宜從俗之中而寓修道修教之旨不必以訓詁之屑屑從而長短其間且朱子謂近人言大中者多爲含宏寬大之言其弊將爲漢元唐代此其說謂有爲言之則可若因後世之弊而遂謂大中之不可以解經無乃過乎

答是固然矣然後儒之排朱子者必欲以皇極爲大中以爲漢唐以來舊解盡同者則愚又未敢以爲信也據謂皇之爲大六經皆然未有訓君字者惟大雅皇王烝哉顧命皇后憑玉几呂刑皇帝清問下民皆與君字相近而實皆訓大即王字亦訓大如王父稱大父也愚不敢遠引即以漢儒尚書之學証之洪範五行傳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繼之曰皇君也極中也康成據大傳皇作王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極中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傳又曰時則有射妖康成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則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矣傳又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康成曰夏侯勝說伐宜爲代君行不由常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恆眚其毒以賢代之漢書有日皇極王氣之極然則漢人之以皇訓君伏生言

之大夏侯劉向言之其以爲大者祇孔氏耳孔氏之說不先於伏氏是固不必以六經之皇無訓君者而遂强洪範而就之也若夫六書之旨則爾雅釋詁曰皇君也是亦小學之書之最古者也或謂皇極一疇所以稱人主者並曰汝而獨皇建其有極惟皇作極皇則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四語稱君以爲不類則古人文例恐又不當以此論之也朱子謂如孔注則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皆不成語或以爲是乃古人詰屈之辭夫辭之詰屈無傷然惟大作中則大與中有兩層其言支離而難通矣是故極之訓中可也而皇則必以君解之且愚嘗讀後漢書而更有悟焉馬融對策引書說曰大中之道在天爲北辰在地爲大君蔡邕對詔問曰皇立之不極惟建大中之道則其

救也然則卽如孔傳亦豈能離君而言之哉愚生平於解經未嘗敢專主一家之說以啓口舌之爭但求其是而已故謂陸子以大中言皇極而遂有妨於治道此說之必不可通者若皇極之解則固當宗朱子鄭鈅谷宮贊嘗不滿朱子皇極之說謂子曰是殆爲建中靖國言之也子疑汴京之事已遠朱子所指未必在此偶讀周正字南仲對策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蒙者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明辨講習是爲學人有不知學學有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得謂之道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已于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材負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既立爭爲畏避遷就迎合

掃跡滅影不勝衆矣小夫譜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而罵譏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毀爾矣默焉是與道學相爲黨篤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夫箕子所謂有爲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者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奈何棄天下之有材有道有操執者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姦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闇冗適尊異凡庸當奮與天下大禍始于道學終于皇極矣乃知朱子所指直是當時鄭丙一流議論然以此譏陸子得非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耶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四

經史問答

詩答張炳問

鄧全庶常祖望著

學海堂

問正樂正詩或分爲二或合爲一先生謂正詩乃正樂中事蓋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懸不應用於諸侯曲懸不應請於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冷州鴂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而最大者在雅頌之失

所此最爲詳盡曲當唯是雅頌之所先生歷舉左傳大戴投壺并石林葉氏竹村馬氏以及毛傳異同幸科分而條晰之

答今人所共知者如左傳甯武子之湛露彤弓其一條也叔孫穆子之肆夏文王其一條也是皆雅之失所者也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蘋采蘩伐檀白駒騶虞也又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按投壺之文最古故列於經而其說不可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二十六不可曉者一也白駒是變雅今列之正雅不可曉者二也八篇之中鹿鳴白駒一正一變貍首據康成以爲曾孫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鵲巢采蘋四詩是南樂亦列之雅不可曉者三也伐檀則直是變風亦列之雅不可曉者四也就中分別言之南之涸於雅猶之可也變雅之涸於正雅不可也變風之涸於變雅猶之可也遂涸入於正雅不可也至若商齊七篇不知是何等詩據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則康成以爲商頌者謬齊者三代之遺聲是皆在雅頌以前何以投壺亦竟指爲雅詩不可解者五也是非雅之失所者乎固不僅如左傳所云也攷之漢晉之世尚仍投壺之說用之廟堂是孔子雖會正之而世莫知改可嘆也若石林葉氏之言尤前人所未發者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猶有先王之遺風則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之以爲小雅所奏之大雅皆正雅并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合之以爲大雅是失次之尤者也此蓋本於劉炫以正杜預之謬而以

解雅之失所最精袁清容曰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於何草不黃矣鹿鳴至於菁莪皆美詩何言乎周德之衰乎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於召旻刺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可以合樂者小雅至菁莪而止大雅至卷阿而止按清容似未見石林之說而適與之合然諸書所言皆是雅之失所若頌之失所則石林亦頗鶻突愚以毛傳攷之絲衣繹賓尸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之尸則必是時有用之靈星者楚莊述大武之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於賚武又先於桓故杜預曰是楚樂歌之次第是皆頌之失所也而尤善者竹村馬氏之言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肆夏頌也而何以溷入於雅天子取以享元侯乎是必舊時沿習如此故穆叔雖知禮不知其非穆叔尚然況其餘乎蓋曾以禘樂享賓則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禮至孔子始止之夾谿曰南溷於雅猶之可也頌溷於雅不可也

問然則商齊之詩何詩也

答竹村嘗言康衢風之祖也喜起南風雅之祖也五子之歌變聲之祖也是皆商齊之遺也以是推之即放齋所云太始天元之策包羲圉罔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謠古詩所始者也皆商聲也蓋商聲有正而無變齊聲則有正變二者大傳所云大訓大化九原六府皆禹樂章而九辯見於山經統之則九功九德之九歌也呂覽所云晨露是湯樂章皆雅之祖也五子之歌以下變聲日多如麥秀如采薇如微子之閔殷如祈招皆變

聲也則皆齊聲也其中或多依託故夫子不錄

問然則程文簡公泰之謂詩除雅頌南豳之外皆不入樂頗亭林力宗之而先生不以爲然何也

答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是乃泰之謬語也特宗廟朝廷祭祀燕享不用而其屬於樂府則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是以吳札請觀於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焉不謂之樂而何古者四夷之樂尚陳於天子之廷況列國之風乎亭林於是乎失言況變風亦槩而言之衞風之淇澳鄭風之緇衣齊風之鷄鳴秦風之同袍同澤其中未嘗無正聲是又不可不知也清容曰亦有非祭祀告神之詩而謂之頌者敬之小毖振鷺閔予小子諸篇是也按此非頌而附於頌者以其不類雅之音節也試取諸詩讀之可見

問野處洪文敏公曰衞宣公父子事毛詩左氏皆有之但宣公以隱公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九年始以嗣位之始即行烝亂而急子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既娶而要之生壽及朔一能救兄一能奪嫡皆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是十九年中如何消破野處之言如此何以解之

答是在春秋孔疏中已及之蓋宣公乃莊公之庶子而夷姜則莊公之諸姬也莊公卒長子桓公在位十六年方有州吁之難而宣公立則烝亂之行當在前十六年之中有子可以及冠娶妻事也其年足以相副矣雖然愚尚有

以補孔疏之遺者桓公在位則先君之嬪御自尚在宮中宣公方爲公子而謂出入宮中烝及夷姜公然生子則宮政不應如此之淫蕩也桓公當早被鴞奔之刺矣故此事畢竟可疑史記以夷姜爲宣公之夫人而毛西河力主之亦因此疑竇而求解之然凡史記與左氏異者大抵左氏是而史記非且此等大事左氏不應無據而妄爲此言惜乎孔疏未及也是亦但可闕之以爲疑案者也

問　唐風楊水諸詩序與史記合華谷嚴氏以爲不然考之左氏則似華谷之言爲是朱子仍依序說蓋華谷後朱子而生未得見其詩緝也先生以爲然否

答　曲沃自桓叔至武公祖孫三世竭七十年之力而得晉皆由晉之遺臣故老不肯易心故耳是眞陶唐之遺民而文侯乃心王室之餘澤也詩序史記之言俱謬今以其曲折次之平王三十二年晉大臣潘父弒昭侯迎桓叔桓叔將入晉人攻之桓叔敗歸晉人誅潘父立孝侯由是終桓叔之世不得逞此一舉也四十七年莊伯弒孝侯晉人不受命逐之而立鄂侯是再舉也桓王元年莊伯伐晉而鄂侯敗之乘勝追之焚其禾此事不見於左傳而史記有之曲沃懼而請成是三舉也二年莊伯合鄭那之師請王旅以臨晉鄂侯奔隨而晉人立哀侯以拒之是四舉也三年晉之九宗五正復逆鄂侯入晉使與哀侯分國而治其不忘故君如此十二年陘庭召曫哀侯被俘晉人立小子侯以拒之是五舉也十六年曲沃又誘小子侯殺之而周救之晉

人以王命立哀侯之弟是六舉也於是又拒守二十七年力竭而亡而猶需賂取王命以脅之始得從然則以爲將叛而歸者豈其然乎當是時曲沃豈無禮至之徒而要之九宗五正不可以潘父及陘庭之叛者槩而誣之是則華谷之言確然不易者也故近日平湖陸氏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蓋發潘父輩之陰謀以告其君使得爲防也彼其之子則外之也

問　朱竹垞曰劉向所述皆魯詩未知果否其亦有所據否

答　劉向是楚元王交之後元王曾與申公同受業於浮邱伯之門故以向守家學必是魯詩然愚以爲未可信劉氏父子皆治春秋而歆已難向之說矣安在向必守交之說也向之學極博其說詩考之儒林傳不言所師在三家中未敢定其爲何詩也

竹垞之說本之深寧然以黍離爲衛急壽二子所作見於新序而先儒以爲是齊詩則不墨守申公之說矣

問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朱子曰近辭也其義頗不可曉李厚菴曰往保南土王舅是近亦是强爲之詞嚴華谷訓作已皆難通幸明示之

答　華谷之釋卽朱子之釋也蓋毛傳本訓作已康成曰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孔疏嘆而送之往去已此王舅也近已其聲相近陸氏釋文近讀作記是華谷與朱子本同也按詩彼其之子之其一作記亦有用本字者園有桃詩也有轉作忌字者是詩也往近猶云往矣也朱大叔于田詩也有轉作近字者是詩也往近猶云往矣也朱子用其解而遺其音以致後人不曉而厚菴則不知而漫釋之

問蒹葭之詩序曰刺襄公也朱子曰不知其何所指厚齋則曰爲秦人思宗周在水一方指洛京也感霜露也近日李天生以爲秦人思其先生曰亦曾有道過者敢問所出

答天生秦人以是歸美秦俗之厚在天生固屬自得之言而魏仲雪早嘗及之其曰秦人不復見周室威儀而隱然有美人之感也然則以序參之曰刺襄公者亦是蓋試讀秦風急公勇戰之意固其招八州而朝同列之兆而寺人媚子亦屬景監趙高之徵先王之有勇知方者不若是也詩人以是益瞻懷於故國也朱謀㙔曰是故老之遁跡者刺襄公不能招致之亦互相發也厚齋之言更蹈空

問南軒於渭陽之詩何責康公之深也

答宋儒每多迂刻之論而宣公最少若此條則犯之矣令狐之役晉負秦秦不負晉也康公之送雍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是以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卒依然渭陽之餘情也晉人乞君秦人答之有何覬覦而以爲怨欲害乎良心則似不讀左傳矣如宣公言將晉人召雍而康公留之不遣乎以是爲論世則不可謂非一言之不知也已

問左傳楚子之言以賚爲大武之三章以桓爲大武之六章以武爲大武之卒章杜元凱曰不合於今頌次第蓋楚樂歌之次第孔仲達曰今頌次第桓八賚九按毛傳八九之次未聞

答仲達蓋取三十一篇合數其所告於武王者而次第之皆以爲大武之樂昊天有成命第一毛傳不以爲兼時邁第二執競祭成王之詩

第三（毛詩不以爲兼祭有瞽第四載見第五武第六酌第七桓第八賚第九也然以序攷之則似止以於皇武王一篇爲武幷賚與桓皆不以爲武也況酌即是舞名見於內則則不在大武之內而昊天執競二詩確是康王以後之詩則是三六之次固非八九之次亦非也且武在第六何也是所當闕者也）

問　溱水有三而見於經者惟鄭之溱先生以爲祇二溱鄭之水當作潧是據說文不知他尚有所證否

答　溱水在說文以出桂陽之臨武者當之而水經注汝水篇亦有出平輿之溱所謂二溱者也鄭之水說文本作潧水經亦作潧說文引詩亦作潧水經引國語亦作潧以是知古文皆不作溱也故陸氏釋文亦疑焉今以其音爲溱而遂溷之盡改詩及春秋內外傳并孟子之潧皆作溱誤也故水經注雖多譌謬然不可廢者此類是也潧水一名鄶水故檜國也程克齋因此以爲一名潧水則又非也潧水在河東見水經注汾水篇而灌水在淮南亦一名潧以潧爲潧豈可乎克齋精於釋地不知何以失之

問　亭林先生謂薄伐玁狁之太原非尚書之太原按朱呂嚴三家皆以爲卽今陽曲而亭林力非之是否

答　亭林是也周之畿內自有太原故宣王料民於太原若以晉之太原當之則踰河而東以料民於藩國有是理乎爾雅廣平曰原公羊傳上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蓋太原字義原不必有定在春秋說題辭高平曰太原斯平涼一

帶所以亦有太原之名先儒所以謂太原爲陽曲者孔穎達曰杜氏謂干畝在西河之介休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按左傳晉文侯弟以千畝之戰生則千畝似晉地也而九域志古京陵在汾州宣王北伐玁狁時所立則亦以太原爲晉陽也寻謂周之畿內蓋亦別有若干畝者非即西河之介休其時晉人或以勤王至畿內戰于千畝而成師生亦未可定蓋千畝乃籍田亦應在畿內不應渡河而東卜地于介休是皆當闕如者也

問　漆沮二水禹貢與詩並有之然其說不一漢志右扶風有漆縣漆水在西東入渭闕駰十三州志亦同是漆水也水經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入洛是沮水也王厚齋曰據此則沮自沮漆自漆而孔氏引水經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此則名稱相亂諸家以爲扶風之漆與北地之沮當爲二扶風是漆水北地是沮水之一名漆沮水者蓋扶風之漆至岐入渭在豐水之上流而尚書渭水會豐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乃在豐水之下流是書之漆沮非詩之漆也詩之漆沮是二水而書之漆沮是一水即詩之沮也然水經之沮入洛而尚書之漆入渭孔安國謂漆沮一名洛水則漆沮即洛也又何入之有當闕之以俟知者以厚齋之精於釋地顧終不能定此惑不知先生之說詩說書說水經何以和會而折衷之

答　漆是漆沮是沮洛是洛三水各有源流無可疑不得混而爲一然漆入沮故世有呼沮水爲漆沮水者漆沮皆入洛故世有呼漆沮水即爲洛水者段昌武嚴粲之說所由疑也段氏竟謂

漆沮有二一在上流一在下流非也程泰之曰沮水按宋氏長安志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之正派也漆水按宋氏長安志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漆沮會合之地而洛水出自北地歸德縣臨戎夷中至馮翊懷德縣入渭懷德者今同州之衙縣也然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合於沮沮在漆西受漆而南遂東合於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而始合泰之所言視厚齋爲了當前人疑入渭入洛之異者不知入洛則由洛以入渭矣杜岐公曰謂漆沮爲洛者以三水合流也此最足檃括若張守節曰漆沮二水源在雍州之西其名洛水者源在雍州之東此實段氏嚴氏之疑所由出不知洛水本在漆沮二水之東其後由東而西遂合爲一又何害乎唯是洛水之名始見於周禮職方氏泰之以爲秦漢時始有此水則不審

問道元於漆水篇引禹本紀之文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逕漆沮入于洛其言與禹貢悖

答禹本紀乃太史公所不采然是亦必非禹本紀之文以禹時尚無北地之洛水也即以職方而後之水道言之洛入渭不聞渭入洛禹本紀安得爲此言道元好采異聞以示博而不審眞妄嘗有此失

問據道元則濁谷水亦謂之漆水而又引柒渠水之入岐者以存疑然則漆水自不止一水也

答漆水或有同名者固未可定然尚書及詩所指漆則皆是一

水不必援他小水以亂之

問厚齋不特謂漆沮二水有二并謂洛水有二其說亦本之括地志不知是否

答是非括地志之謬也括地志曰洛水出慶州至華陰入渭即漆沮水而張守節辨之曰非古公所度漆沮厚齋因本之引易祓曰漢志馮翊之懷德荆山在其縣西正洛水之源也是即禹貢之漆沮又一洛水出慶州洛源縣有白旋山洛水所出因以名縣東南流至同州澄城縣其去懷德亦近則大謬矣洛州出於慶州之白旋山至懷德之荆山而入渭今以荆山別爲一洛之源豈非囈語厚齋謂雅詩瞻彼洛矣之洛是雍州之洛是矣而忽有此失不可解也

問先生謂鄭之溱水古文作潧泰之沮水古文作漵皆本說文按今水經溱作潧而沮不作漵

答舊本亦自作漵今誤耳小司馬索隱引水經漵水出北平直路縣是唐本之不悖於說文者也說文曰北地漵水虒聲漢中沮水且聲其了了如此蓋沮水有三一是沔漢之沮一是沮漳之沮亦作睢一是灃沮之沮而地志元氏縣下沮水是泜水之誤文不知尚書毛詩史漢水經何以一變而關中之漵皆盡誤而爲沮

問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序曰刺康公用兵也詩無刺意其說固非朱子引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此蓋以小戎諸詩之意申之其說似勝於序而先生曰穆公之

詩何所見與

答讀詩則所謂王者是指時王非先王也蘇氏之言未覈況其曰與子是明有同事者蓋當襄王在汜穆公師於河上將以納王其曰與子指晉人言之也故曰同袍同仇同澤同裳穆公是舉最佳不知何以竟爲晉人所辭而中道歸去晉人固譎欲專勤王之勛而穆公拙矣然其心則固可取也予嘗謂穆公生平之事惟此舉足傳

問唐風杕杜章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其與魏風彼汾章彼其之子殊異乎公行疑皆是諷晉之無公族也先儒曾有言之者否

答東萊呂氏嘗言之蓋晉人亡國之禍遠在二百餘年之後而實兆於此晉自桓叔不逞弒宗國之君者五而後有晉其心惟恐宗室之中有效尤而出者故獻公今日殺富子明日殺游氏之二子等盡殺羣公子以士蒍爲密勿之功臣而不知轉盼間驪姬殺申生矣逐重耳夷吾矣詛無畜羣公子矣乃又轉盼間三公子之徒殺奚齊矣殺卓子矣夷吾立幾殺重耳矣重耳殺圉矣以重耳之賢不能革此淫詛四散其諸子轉盼間爭國樂死矣雍逐矣黑臀繼靈周繼厲俱自外至於是以六卿之子弟充公族是彼汾之詩所爲刺也而要皆獻公啟之啟獻公者桓叔也春秋之國如楚如衛如宋如鄭皆得宗卿之力魯之三家雖不道然終未嘗篡國晉用六卿而先亡齊用田氏而先亡豈無他人之謂也或疑唐魏之詩無及獻公以後者則甚不然變

風終於陳靈何以唐魏二國獨無乎

問顧亭林謂唐叔所封以至翼侯之亡疑皆在翼不在晉陽然則燮父何以改國號曰晉乎唐城畢竟安在

答既改唐曰晉則其在晉陽可知然亭林之言亦自有故難以口舌辨也括地志所述唐城有二一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是太原之唐城一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是平陽之唐城相去七百餘里而史記晉世家謂唐叔封於河汾之東則當在平陽張守節亦主此說若太原則在河汾之西矣故亭林疑唐叔本封在翼者以此故也但燮父之改唐曰晉以晉水則自在太原而詩譜明曰穆侯始遷於翼則史記所謂河汾之東者未可信矣而平陽亦有唐城者蓋必既遷之後不忘其故而築之如後此之所謂故絳新絳二絳異地而同名自唐叔以後靖侯以前年數且不可考何況其他則其中必累遷而至翼亦必無一徙而相去七百餘里也亭林於括地志之唐城引其一遺其一則稍未覈也

問竹村馬氏曰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宴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己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子饗韓宣子嘉

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間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閭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於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於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晉荀偃曰歌詩必類今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禮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爲合宜竹村之疑前人所未及也何以晰之

答以古禮言則必每樂各有所歌之詩但今不可得而盡攷以春秋之世之禮言則容有斷章而取義者原未必盡合於古此雖於經傳無明文而可以意推而得之者也但鄉飲酒禮所歌亦正不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亦正不必車攻吉日之屬則以其義之所該者大陳晉之曰鄉射升歌鹿鳴諸詩所以寓君臣之義笙奏南陔諸詩所以寓父子之教間歌魚麗笙由庚

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敎合樂三終歌二南諸詩所以寓夫婦之敎然則因一事而兼羣義有不盡泥其事者矣其與春秋時賦詩之禮又自有不同者不必如竹村所疑也但雖不必泥其事而未嘗不專有其詩以司樂者各有所屬故也若賦詩言志如荀偃所云不類蓋指攜貳之詞耳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四終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經史問答

三傳荅蔣學鏞問

學海堂

鄞全庶常祖望著

問荀息之傳奚齊也阿君命以成危事故左傳以白圭之玷惜之而春秋之書法居然與孔父仇牧同科顧亭林曰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荀息言之則君命也彼枯菀之歌出而里克以畏死改節矣則荀息不可謂非義也然則叔仲惠伯更非荀息之比而亭林反詆之何哉

答惠伯豈是荀息之比蓋其所傳者應立之世子既主喪矣襄仲突出而弒之是死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今求聖人所以不書之故而不得乃妄詆之則亭林之謬也亭林之前亦有揚人

馬駢曾爲此說皆不知大義者也荀息在晉其料伐虞之事固知者然即其知而言之亦非能導其君以正者不過狥其吞并之私而行其狙詐已耳及其老而耄以身殉亂聖人所以書之以爲猶愈于里克丕鄭之徒也非竟許之也若惠伯則眞忠也假如亭林之言必使僖之臣皆如季孫行父叔孫得臣傴首唯阿往來奔走以成襄仲之事而後謂之識時務與賢如行父尚且不免而惠伯能爲中流之一壺後人乃從而貶之則天地且將崩裂矣當付托之重亦有不死以成事者季友是也是必諒其時勢與其才力足以集之而後可也不然不如死之愈也亦有竟得成事而適以亂濟亂者里克是也又不如死之愈也然則惠伯何歉乎曰惠伯以宗臣居師保倘責其疏忽不能豫測

襄仲之逆而弭奸除賊則或惠伯之所服也雖然季友先去叔牙竟不能去慶父則事固有難以求備者聖人論人不如此之苛也且夫惠伯之死其咎奔蔡已而復之豈非宣公亦憐其忠襄仲亦自漸其逆行父之徒終有媿於公論而卒全其祀乎然則當時之亂賊且許之而後世人妄詆之吾之所不解也曰然則聖人之不書何也曰其文則史是固舊所不書也聖人無從而增之而況既諱國惡不書子赤之弒則惠伯無從而附見會謂惠伯反不如荀息者眞邪說也

問　裒宏合諸侯以城成周衛彪傒曰裒宏其不沒乎國語有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氏此言蓋推周人殺裒宏之張本果爾則裒宏固周之忠臣也何以貶之

答左氏喜言前知故於蔇宏之死求其先兆而不得則以此當之其說在外傳爲尤詳然可謂誣妄之至假如其言則是人臣當國事將去必袖手旁觀方有合於明哲保身之旨而知其不可而爲之者皆有天殃宇宙更無可支拄之理成敗論人之悖一至於此唐柳子厚呂化光牛思黯已非之矣雖然吾於蔇宏之事亦有疑焉左氏言周之劉氏晉之范氏世爲婚姻故朝歌之難周人與范氏事定趙鞅以爲討周人乃殺蔇宏以說夫范中行之搆難不過欲并趙氏范中行之據朝歌趙氏之據晉陽其叛則同及范中行既不克而伐公宮攻都邑連齊衛結戎蠻以傾故國則其猖狂已甚蔇宏周室之忠臣也將扶國命於既衰射貍首以詔諸侯之不廷者則欲使天子得有其諸侯即當使諸侯得有其大夫念不能助晉討賊而反從而城之是則蔇宏之失也稽之往事孫林父之叛衛也而齊人戍之是晉霸中衰之時魚石之叛宋也而楚人救之是楚霸中衰之時是皆倒行逆施之事是以穆叔雍榆之役春秋善之與國尚然況天下之共主乎況敬王之入晉也崎嶇伊洛之間其幸而得濟晉之力也而忽左袒於其叛臣是則蔇宏之失也雖然細覈之則亦未必信然也夫當時之助范氏者齊也衛也鄭也而周無聞焉周之力亦非能以兵爲助者也不過劉范婚姻或有通問往來而已趙鞅悍矣然終不能得志於齊衛諸國而區區守府之周則敢從而討之是鞅之悖更不可問也故蔇宏之死吾終疑其有詘蓋劉范以

婚姻有連染而宏不過劉氏之屬也晉人之討乃在劉而劉竟
以宏當之其罪未必在宏也宏之忠勤其在劉必爲同事者所
忌而因借是以陷之故其血三年而化碧而左氏無識并其城
成周而亦貶之則其碧千年不可滅矣韓非謂叔向讒萇宏出
於不考是時叔向之死久矣而其以讒而死則事之所或有也
問楚莊入陳諸家皆以討賊與之獨東發先生貶之其大要謂
夏徵舒之弒在宣十一年辰陵之盟弒已及年何以不討向來
讀春秋者未嘗計及于辰陵之役直至東發始及之楚莊既欲
討陳何以先與之盟誠不可解也
答東發袂出辰陵之盟可謂善讀經者然於既盟而又伐之隱
情尚未之得也夫是時楚方與晉爭陳爭鄭以爭宋總是求霸

亦何討賊之有果討賊乎辰陵之盟陳成公正在會所之而與
共討夏氏可矣更進於此并責成公以不能除不共戴天之仇
廢之而以兵入陳除夏氏置君焉則王者之師矣何以親執牛
耳與之誓神成禮而退夫霸者之制嗣君雖有罪得列於會則
不討雖非王制然亦春秋之例也是楚莊之無意伐陳可知也
然則何以不久而伐之曰陳成公仍叛楚而即首意當時當國
者必夏氏則主從皆者亦夏氏故楚莊必取夏氏而甘心焉而
納孔寧儀行父以撓其權不然二人者逢君之惡而陷靈公于
死其罪大矣夏氏宜討而二人之奔楚久矣辰陵之盟何以不
納至是而始遣之也然則以爲討賊宣瞞瞞者矣曰既縣之而
又封之何也曰是亦別有故焉而左氏以爲申叔時之諫亦附

會之談也家語并附會於孔子之稱之皆非也蓋是時陳成公尙在晉楚果縣之晉人未必竟束手也則爭端起矣故不若因而封之則陳自此必不敢更叛楚矣是則所以封之者終以晉之故也吾於是嘆聖經之嚴也大書辰陵之盟而其義見矣然而左氏則昧矣

問據史記則夏氏弑君自立成公以太子奔晉楚人迎而立之也而不見於左傳何也

答是史記之誣也夏氏未嘗自立成公已豫辰陵之盟何嘗以太子出奔乎使謂夏氏自立則辰陵之盟孔子豈肯書爲陳侯可不辨而明也

問經書陳靈公之葬說者以爲前此竟未嘗葬而楚葬之則楚亦可稱矣

答成公已卽位靈公安有不葬之理是蓋楚假討賊之名爲之改葬而遍告於諸侯者旣告則書之亦非褒也

問越境乃免之說春秋人託之於孔子者先儒多已非之先生以爲陳文子之去他邦遽伯玉之出近關皆爲此說所惑後世人臣不可援以爲例夫宣孟之罪世所知也文子則亦在可疑之列者也獨伯玉似不可同年而語故近有閩人郭植再三爲之申雪願先生詳論之

荅伯玉乃孔子所嚴事愚豈敢妄議之然近關再出終不無可疑也伯玉位在庶寮其力固不足以誅孫甯卽其地亦非能通密勿有聞卽可入告者故凡責伯玉以不討賊不死節皆屬不

知世務之言伯玉所處不能討賊亦不必定死節也唯是伐國不問仁人則聞孫甯之謀而去固義所宜而既去而卽返則義稍未安蓋父母之邦雖不忍棄而與亂臣賊子比肩旅進則君子寧棄父母之邦而不居矣卽令返亦何可以再仕吾傷伯玉之賢生遭亂世所遇大故不一而足視其君之出入生殺如奕棋而乃以近關之出爲定算禍作而去禍止而返仍浮沉於鴟鴞梟桃杌之羣以是爲潔身則似於義固有歉也故郭氏之言但知附會伯玉而不知爲後世人臣峻去就之防者也唯是伯玉之年齒則固有可疑者獻公之出當襄公之十四年又八年孔子始生而其時伯玉已與聞孫甯之事則必其人名德已重然後孫甯思引以共事蓋最少亦當三十矣乃又歷一十八年爲

襄公之三十一年又歷昭公之三十二年定公之一十五年至哀公之元年孔子再至衞主於其家則上距孫甯逐君之歲已六十有六年伯玉當在九齡以外而史魚猶以尸諫而引之南子尙聞其車聲而識之則猶未致仕也伯玉卽如此長年必不如此固位是大可疑也故吾竊意近關再出不知何人之事而誤屬之伯玉以是時伯玉必未從政也（左氏書中以九十餘歲老人尙見于策者一爲吳季子一爲齊鮑文子皆可疑而伯玉尤甚）

問宋之盟楚先歃而經仍先晉左氏以爲晉有信也孔子脩春秋其文則史豈有自取諸侯之次第而竟改之者是謬說也然則楚未嘗先歃與楚先歃而經何以先晉與

答善哉問也若以有信遂先之則前者淸邱之盟唯宋有信何

不加宋於晉上也蓋當時在會之坐次本晉爲先而楚次之經文所書會之序也及盟而楚人爭先則楚駕於晉矣而經文不複出但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則楚之先無從見矣試觀既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而趙孟爲客則晉仍先楚以堂堂首歃之子木至是不能爭也則諸侯本先晉之明驗也若謂孔子所欲先卽先之則安有斯理是開宋儒迂誕之說者左氏也

問　然則使楚竟駕晉於會春秋將遂先楚乎

答　是又未必然也春秋固不敢擅改載書之次第然畢竟須重王爵晉自文公以來天子命之爲霸非楚人所敢望也是以黃池之會吳竟駕晉矣然春秋書曰公會晉定公及吳夫差于黃池則內外進退之旨了然可見使宋之會亦若此則書法亦若此矣聖人經文之妙如此然後知春秋雖不予晉而如郝氏毛氏妄謂春秋最惡晉而許楚者妄也

問　孔子之卒杜氏謂四月十八日乙丑非己丑五月十二日乃己丑然史記孔叢皆作己丑與左氏合則恐是杜氏長歷之訛也吳程以大衍歷推之乃四月十一日不知誰是

答　前二年五月庚申朔是左氏所紀下距是年四月中間當有一閏以庚申朔遞推之六月朔爲庚寅七月八月朔爲己未己丑九月十月朔爲戊午戊子十一月十二月朔爲丁巳丁亥次年正月二月朔爲丙辰丙戌三月四月朔爲乙卯乙酉五月六月朔爲甲寅甲申七月八月朔爲癸丑癸未九月十月朔爲壬子壬午十一月十二月朔爲辛亥辛巳而閏月及次年正月朔

爲庚戌庚辰二月三月朔爲己酉己卯四月朔爲戊申是四月十八日乃乙丑也若四月十一日乃戊午也杜氏似不謬宋潛谿謂是年四月壬申朔則謬矣

問　叔孫莊叔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今考莊叔之子一僑如一豹而無虺何也

答　永樂大典中尚載有春秋世系世譜諸書世間所無愚嘗考之蓋叔仲昭伯乃虺也據杜氏則昭伯名帶左傳帶之名見於策或者本名虺而後改爲帶歷攷左氏史記世本其有二名者亦多叔仲氏出惠伯惠伯卽莊叔之庶兄也死於子惡之難其弟弃蔡已而復之虺卽惠伯之子莊叔以其猶子而名之未可知也世系以虺爲惠伯之子世譜則以爲孫如左氏所云當是子也

問　屠岸賈事之誣孔潁達於左傳疏已辨之容齋東萊深寧又辨之可以無庸置詞獨西河謂史記年表所書原盡與左氏合而世家則必采異聞是必年表成於談而世家成於遷故有互異今考之年表並無所謂合於左傳者豈西河曾見舊本而今所見多脫落乎

答　年表之易有脫落固也愚考之晉世家景公三年下宮之禍徐廣曰按年表將下軍救鄭及誅滅皆在是年則舊本年表固有之而今本脫落但正與世家合不與左氏合西河好作僞每自揑造以欺人如此蓋不可勝數也

問　春秋之時皆世卿故以庶姓而起者甚少管子之後不見於

齊孫叔僅得寢邱之封孔子則不終於位蓋世卿之勢重也然
世卿亦未嘗無益於國何道而持其平

答　春秋之時兵杭皆在世卿故高子之鼓國子之鼓與君分將
而管仲亦終不得豫也郤之戰孫叔亦不得主兵事斯庶姓所
以終不能抗也陽處父爲太傅其力足以易置中軍而賈季殺
之甚易亦以無兵也孔子墮都亦終是三家主兵則世卿之勢
自難動然而世卿終是有益於國故卒不能廢要之果有賢主
則世卿自無從竊柄而庶姓亦無難於參用苟無賢主則皆不
足恃特以其極言之晉亡於三家齊亡於田氏而魯衛之任用
宗室不過爲其所專擅未聞有他則世卿差勝矣

問　秦誓皆以爲敗殽歸後所作史記則以爲王官之役封尸歸
後所作誰是

答　似當以史記爲是蓋穆公敗殽悔過則不復興彭衙之役矣
何至於三出及王官之役亦無大捷不過晉人以其憤兵不復
與校而穆公藉此自文以爲稍挺及其封尸發喪不覺有媿於
中而爲此誓然次年又伐戎則終未嘗踐此誓也

問　晉文公初入國受王命設桑主韋昭曰禮既葬而虞虞而作
主虞主用桑天子於是爵命世子卽位受服文公不欲繼惠懷
自以子繼父位故行踰年之禮是否

答　是乃大非禮文公以惠公之欲殺之也又以懷公之嘗其從
亡之臣也舅犯又以狐突之死恨之深故如明代革除之禮而
趙衰司空季子賈佗之徒亦非能眞識典禮者所以有此夫惠

公之立非草竊蓋亦天子所嘗命之者而惠公亦頗有伐戎救周之勛雖其後敗韓聲望頓喪然王命不可滅也命惠公者亦襄王命文公者亦襄王革除惠公是卽革除王命矣而可乎然則當如何曰文公自不肯繼惠公然正不必設桑主也是所謂欲行典禮而適以成不學無術之謬者內史興猶從而極譽之所謂以成敗論人者先儒嘗稱司空季子之論姓以爲知古予謂如季子者適以掌故成其佞蓋其論姓乃以勸納辰嬴也辰嬴無論會配懷公卽其未配乃穆公之女便是文公之甥而可納乎又何咎乎楚成王也

問富辰言密須之亡由伯姞竟昭疑文王滅密不由女愚以爲或別有一事是否

答是也蓋指恭王所滅之密其事卽見外傳恭王游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從之伯姞殆卽三女中之一也富辰所指鄢鄧聃息鄧盧皆周時所亡之國則非文王所伐之密

問申生之死諡爲共君韋昭曰諡法既過能改曰恭公以此諡窃恐獻公未必肯加申生以諡故昭以中諡當之檀弓孔疏則諡法敬順事上曰恭是佳諡矣誰加之

答當是惠公改葬時加之非獻公也獻公坐申生以不孝豈復加諡亦豈以其一死而謂之改過是韋之謬孔說是也

問友之詩見於外傳亦武王克商所作疑亦大武諸章之一而今周頌無之豈孔子所刪耶

答友之爲名頗與賚桓武諸章相似然周初頌樂如樊遲渠諸

名目皆別用一字成王之樂又曰酌不可曉也據外傳言則友是飫歌乃樂之少章曲者則不在大武諸篇之內矣今周頌無之亦難強爲之詞也

問晉文公之入國十一族掌近官胥卽司空季子也籍卽籍父之先也狐則咎犯兄弟箕卽箕鄭也欒卻先韓卽後之世卿也羊舌則職也韋卽因也而栢無所考敬質之

答栢與伯通蓋伯宗之先也

問章昭注外傳晉賈宅狐偃之子太師賈季也公族姬姓食邑於賈字季按內傳則賈宅似又是一人

答章氏誤也晉故有賈氏七輿大夫之中右行賈華是也蓋故是晉之公族賈宅在從亡諸臣之列公孫固曰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宅則與咎犯等夷非父子矣狐氏雖亦姬姓然戎種非公族也至咎犯之子始稱賈季而其氏仍以狐是猶之士會稱隨會也襄公之世趙盾將中軍賈季佐之而陽處父爲太傅賈宅爲太師二賈同列計其時宅爲老臣而季新出安得合而爲一也

問杜氏注左傳謂陸渾之戎卽姜戎姜戎卽陰戎又卽九州之戎不知是否

答以左傳諦考之姜戎卽陰戎陰戎卽九州之戎而似非陸渾之戎蓋以戎子駒支之言參之昭九年詹桓伯之言則姜戎卽陰戎無可疑矣而九州之戎在晉陰地見于哀四年則九州之戎卽陰戎無可疑矣杜氏曰陰地自上洛以東至陸渾則似乎

卽陸渾之戎而實非也姜戎世爲晉役不他屬而陸渾則頗兼屬乎楚故昭十七年爲晉所滅至哀四年陸渾之滅已久而九州之戎仍見於傳則其非陸渾可知蓋陸渾左近之戎而非一種觀左氏所云楊拒泉皐伊洛之戎在渾陸未遷之先則其地本多戎蠻大抵姜戎最近晉陸渾之戎則近楚唯近晉故叙之役晉得於倉卒中徵師唯近楚故荀吳之滅之取道於周託言有事於洛與三塗惟近晉故蠻氏之亡蠻子奔晉唯近楚故陸渾之戎之亡陸渾子奔楚雖地本相接而各有所屬楊拒泉皐伊洛之戎最先次之則陸渾之戎秦晉所共遷姜戎則晉所獨遷晉霸之盛諸戎皆嘗受命成六年晉人侵宋有伊洛之戎有陸渾有蠻氏三部俱與於役其後陸渾始屬楚

春秋外傳宣王敗績於姜氏之戎卽姜戎也戰於千畝則是時之姜戎深入近鎬京矣而內傳昭九年言姜戎本居瓜州又言秦人逐之居瓜州大抵周之盛時姜戎本安置瓜州宣王之時則已內遷及秦人有岐西又逐之還其故土而晉惠公招致之使居晉之南境也

晉之南境爲姜戎晉之東境爲草中之戎與酈戎晉之北境爲無終諸戎而姜戎自南境接於西境故得要秦師也以狄而言晉之北境爲白狄其東境爲赤狄而酈戎亦稱酈土之狄大略晉四面皆戎狄而亦用之以爲強故襄公用姜戎悼公用無終之戎成公剪赤狄景公同白狄以伐秦平公用陰戎獻公剪酈土之狄而惟白狄最久至春秋之末爲鮮虞至七國爲中山

問葵邱有三其一在齊卽管至父所戍地其一在陳留之外黃卽桓公所盟其一在晉見于水經注然宰孔論桓公之盟以爲西畧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

答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邱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豫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竊以爲宰孔明言西畧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畧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于晉地以致之亦覇者之用心也至於晉侯已經赴會以宰孔之言而還而是歲獻公亦卒桓公爲之討亂置君則宰孔以爲不復西畧者其言虛矣左氏成敗論人而不顧其言之無徵一至於此然則葵邱爲汾陰之葵邱方合

葵邱之會叛者九國是公羊之妄語是役也在會者尚無九國之多誰爲叛者故徐彥以厲等九國當之是妄語公羊之言蓋亦因晉侯之中道而返而附會之

問春秋之世陳宋二王後故有太宰吳楚僭王故有太宰魯亦有太宰而鄭亦具六卿然竊有疑焉趙武以冢宰稱子皮是執政也而蕭魚之役石毚以太宰爲伯有之介則又卑矣是何也

答是時侯國雖置太宰然執政終以司徒如宋之六卿其聽政者司城也鄭亦然故子孔以司徒當國況是時鄭之六卿皆七穆也石毚非但不在七穆且疑是庶姓則其卑宜矣趙武以冢宰稱子皮者是泛舉上卿之官以稱之不足泥也蓋司徒以下二卿是王官故雖有太宰而終處其下卽楚之令尹司馬亦在

太宰之上故春秋侯國之太宰非執政也

問 鄭之三卿亦可疑子駟當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則司徒在二卿之下矣是何也

答 非也是因子駟子國子耳同死而牽連序之非其官之序也試觀戲之盟則其序首子駟次子國次子孔而次子耳矣蓋子孔是公子子耳是公孫故也是又以其行輩序之及子駟死則子孔以司徒當國矣

問 宋儒以子程子爲稱本於公羊傳亭林不以爲非而西河力詆之孰是

答 是在明莊烈帝已嘗詰之謂以子程子爲尊稱何以不稱子孔子何以不稱子孟子不始自毛氏也然毛氏所難亦未悉攷之宋人如張橫渠自稱子張子王厚齋自稱子王子則固不盡以爲尊稱矣唐人劉夢得亦自稱子劉子又先乎此是卽公羊傳中自稱子公羊子之例也更遠考之荀卿稱宋鈃爲子宋子王孫駱稱范蠡爲子范子是皆平輩相推重之詞不以師弟也顧氏據公羊所言特其一節耳

問 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爲魯境內地以居嘗與許証之嘗亦魯近地也是否

答 此則厚齋之誤之了然者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泰山之祊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割以相屬若許田亦近魯則鄭何畏於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頌之言特祝禱之詞不以遠近校也此求異於前人而失之者

問左傳宣十一年楚封陳鄭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裴駰曰左傳不言夏州所在酈元于水經竟系宛邱則是仍在陳都非以歸楚者也其謬明矣厚齋引車允所撰桓溫集序曰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正義曰大江中洲也夏水口在荆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厚齋之證似佳

答未可信也夏汭再見左傳即夏口也夏汭蓋以夏水得名而夏州則以夏南得名各有緣起不可牽合者一也考烈時楚已弱由江陵而東遷矣江陵已入秦夏州猶待兵取必另是一地不可牽合者二也杜元凱官荆州其所闕如必其所不可考者不可曲爲牽合三也故曰酈元自謬厚齋亦非

問洽州鳩對大武之樂其第四終曰嬴內章昭無注世本有饒內是舜所居一作姚墟帝王世紀作嬀墟杜岐公曰即周語之嬴內音嬀墟也是否

答此說可疑謂饒內即姚汭可也音相近形相通也謂姚墟即嬀墟可也姚嬀本一姓也若謂姚即音嬴于古無見且嬴內即果是嬀汭據尚書或以爲二水名或以爲一水名俱未可定如何即以爲大武樂中一終之名岐公非妄言者況王厚齋又述之必別有據惜其語焉而不詳今亦無從得博物者而正之以洽州無嬴水之名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五終

靈川舉人秦培藩對字

學海堂

經史問答

鄞全庶常祖望著

三禮答全藻問

問方侍郎望谿云古人言三公者多矣未有言四輔者言師保者多矣未有言疑丞者王莽置四輔以配三公又爲其子置師疑傅丞阿輔保拂之官（拂郎弼）而劉歆竄入文王世子以見其爲二帝三王之舊制胡他書更無及此者然否

答以三代之前並無四輔之官其說是也若以爲劉歆所竄入則未然蓋侍郎不讀雜書頗類程子卽如史漢侍郎但愛觀其文章而於考據則弗及也四輔之名見於尚書之洛誥而益稷篇之四隣史記作四輔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

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而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
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是言四輔之
官之始也賈太傅新書引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
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
是周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
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誠立而惇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
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博聞而強記捷
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
佚也按其文稍與大傅不符而大略則同漢書谷永公車之對
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杜業傳謂王音曰周召分陝並爲
弼疑是皆本賈傳之言也孔叢子曰疑承輔弼謂之四近是豈

皆劉歆之所竄與故不可以王莽所常用者而竟以之罪歆也
然而秦漢以上則固無此官也若謂周名望佚常爲之則何以
不見於尚書之周官草廬因不得已而爲之辭以爲三公是周
制四輔是唐虞以來之制則又何以不見於二典乃援四隣之
文即指爲四輔以爲古制誰其信之又援周官師保之名合之
疑承而芟去輔弼以爲周制又誰其信之故侍郎以爲絕無此
官者是也特不可以爲劉歆竄入也愚嘗謂爲此說者蓋在周
秦之間文獻譌失好事者所造作故伏勝賈誼皆記之再考甘
石星經有云天極星旁三星爲三公後句四星爲四輔斯則出
於伏賈之前者然則其爲七國時人之說固無疑也至於漢唐
經師又原不盡同星經之說是以洛誥四輔孔安國以爲四維

之輔而正義以爲周公事無不統以一人爲四輔唯安國孝經注天子爭臣七人以三公四輔當之而邢氏正義已非之然則文王世子之不足信古人已早言之特侍郎竟以他書更無及此則反失之矣

問　禮記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康成曰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釋之者曰正姓如姬姜庶姓如三桓七穆是否

答　異哉康成之言也周禮秋官司儀曰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康成曰同姓兄弟之國異姓婚姻甥舅之國庶姓無親而勳賢者故王昭禹曰異姓親於庶姓同姓又親於異姓而三揖之禮由此等焉然考左傳隱公二十一年滕薛來朝爭長滕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魯自周公以至武公皆娶於薛不可謂非婚姻甥舅之國而滕猶以庶姓目之蓋成周異姓之封如嬀如姒如子則三恪如姜則元臣皆族類之貴者薛雖太皞之裔而先代所封又加以窮小故降居庶姓之列然則異姓因有貴姓而始有庶姓亦不僅以親疎言也若同姓則安得有所謂庶姓甚矣康成之謬也何以解大傳蓋嘗攷之古之所謂姓氏原有別三桓七穆是氏也非姓也受氏之禮多以王父字爲氏而亦或有以父字賜氏者國僑之類是也或有及身賜氏者仲遂之類是也不必高祖始有也而要之皆不可以言姓太史公承秦項喪亂之餘姓學已紊故混書曰姓某氏儒者譏之若如康成所云則氏固可以言姓太史公又何譏乎況姓一定而

不易氏遞出而不窮以三桓言之仲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南宮氏子服氏叔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叔仲氏季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公鉏氏公甫氏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則仲慶父叔牙季友實三桓之始祖也始祖爲正姓將無以三公子所受之氏爲正姓耶則正姓即庶姓矣倘仍以姬爲姓耶則正姓并不出於始祖也若敬叔諸家所受之氏是又庶姓之小支也姓固如是之不一而足耶此康成之言之必不可通者也至于大傳所云別姓窮疑非即下文繫姓之姓姓者生也庶姓即衆生蓋謂支屬別於上婚姻窮於下故疑若可以通嫁娶而無害至下文繫姓弗別始指所受之姓而言康成合而一之遂謂繫姓之外又別有所別之姓而所繫者出始祖所別者出高祖舛

突歸安沈編脩榮仁亦以予言爲然

問文昌第四星曰司命周禮亦有司命之祭而祭法列之七祀然則今之祀文昌者未爲無據先生力言其謬何也

答星宿之名多出於甘石以後而緯書又從而溷之皆不足信是以康成亦自支離分別謂大宗伯之司命則文昌第四星之神也祭法司命是督察三命之小神也其神各別雖是三命之說見於孝經緯援神契固誣罔而文昌之名亦不古然且無問其是否同異要之大夫而下無祭天神者故愚不敢脩敬也今世文昌之祭何所始蓋始於元之袁清容乃吾鄉前輩也事見袁尚寶符臺集而五百年以來遂盛行於是變言四起謂其爲梓潼大而又有十七世輪迴之說在周爲張仲在漢爲張良在

六國爲姚萇又最後而其姓名爲張亞子又或曰卽張仙也則以文昌之神督察三命之神而忽而人於仙佛之說是狂且所言也乃愚者惑於司命之日日是乃科舉功名之所升降者爭起而禮之而其祠乃闌入於學宮然國家學校祀典終末之及也則亦可以知其爲淫祀矣故愚自少至長未嘗禮也

問方侍郎望谿謂春秋之世罷政極多獨淫祀則罕聞而先生以爲十二諸侯之淫祀具見於內外二傳願得一一數之以正侍郎之疎

答侍郎不長於稽古故有此言嘗攷周之衰也三禮放失故天神地示人鬼之義不明而妖惑於鬼神之說此淫祀之所由起又其甚者千名犯分謂之逆祀其說不可以更僕罄也但鬼神之說始於墨子故漢志數墨子之宗旨凡數條而右鬼其一也左氏蓋亦惑於墨子內傳載之不一而足外傳不知果出左氏與否而鬼神之說則相爲表裏如杜伯射宣王事紀之自墨子而外傳首載之夫宣王以非罪殺杜伯固過矣然杜伯遂爲厲以射宣王則是君臣之義但在於人而不在於鬼爲此說者欲以明杜伯之枉而不知適以成其罪內傳因祖其說以晉人非罪殺趙同兄弟而其祖父爲厲則皆誣謬之甚者乃或謂以戒人君之妄殺故公子彭生渾良夫等事不厭其怪則曲說也以祭祀而言神降於莘號人祭之以求土非淫祀乎內傳所紀稍簡外傳則詳述內史過之言謂昭王娶房后爽德協於丹朱而生穆王夫丹朱生於房乃以魅鬼淫其千年以後之女孫而生

穆王則是穆王已非姬氏之種其誕不必深詰國之興也則以契爲元鳥所生稷爲巨人跡所生其季也則以穆王爲丹朱所生爲此言者當有天刑而謂周之內史敢以此告於嗣王以誣其先世有是理乎又謂其勸王使太宰帥貍姓之傅氏以祭之非淫祀乎外傳但知虢公之祀爲淫祀而不知內史之所陳乃淫之大者他如子產以博物稱而其勸晉人之禳黃能亦是淫祀前此子產謂晉人當修實沈臺駘之祀可也若夏郊則豈晉侯之所得祭而忽勸祭之左氏之無識也於衞甯武子之諫祀夏相以爲杞鄫何事然則崇伯失祭其於晉人何與甯武子而非也則可不然子產之說荒矣故韋昭亦疑其非謂晉爲周祭之夫子產原謂晉實繼周信斯言也是乃淫祀之兼以逆祀者乎若臧孫祭爰居則尚屬過之小者而柳下已動色力爭使其聞丹朱崇伯之祭不知錯愕更何似也故左氏所載唯楚昭王不祭河是卓然有見者此外則甯武子之諫祭相二百四十年之中不惑於淫祀者二人而已乃有不惑於淫祀而反爲左氏所誚者則子玉也城濮之役河神以孟諸之麋索子玉之瓊弁玉纓此是妖夢謂子玉當恐懼脩身以敬共兵事則可謂其當媚河神以徼福則不可夫子玉安得有事於河若謂師行所過原有祭其山川之禮則安得示夢以索幣故子玉之不與猶滅明之不以璧與蛟也而謂其慢神以取敗是皆淫祀之說誤之也故子產立伯有子孔之後皆以鬼神立說而亦未甚當伯有乃子良之孫其先有大功則立後固宜子孔召紳門之師乃是

國賊何可立後若但以取精用宏爲說崔慶欒郤孫甯諸亂臣孰非取精用宏者何以不能爲厲也故予嘗謂漢人讖緯巫鬼之說實皆始於春秋之世當時雖子產不免於是墨子之徒揚其波而至今莫之能正悲夫

問　古傳謂周公祭天太公爲尸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天神地示之祭如何立尸其說難曉

答　此是漢人傳聞之語原未可信但天神地示必有配則尸卽以配者之子孫爲之外傳晉平公祭夏郊董伯爲尸韋昭曰董伯蓋姒姓也然則周公攝祭天於郊當以后稷之後爲尸攝祭天於明堂當以文王之後爲尸其謂太公爲尸者妄也泰山不知誰爲配周公未嘗至魯國固無祭泰山之事若禽父以後祭

泰山便當以周公爲配齊人祭泰山便當以太公爲配而各以其後人爲尸推之九鎭四瀆皆然此雖其禮不見於經而可以義推而得之者若漢人祭江以伍胥配則非先王之禮先王之禮唯諸侯於封內山川或以始封之君配而天子祭之則必取其有功於是山川者然則三代而後求合於禮如蜀人祭江當以李氷配楚人祭漢當以孫叔敖配（孫叔敖引雲夢之藪入漢梁人祭漳當以西門豹史起配曹濮之間祭河當以王延世王景等配此其有功者也是乃合於祭法伍胥非有功於江者也若謂其素車白馬而主潮汐遂以配江是其說荒忽難信卽果有之亦當別祭之不可卽以配江世苟有講明典禮之君子必以吾言爲然至於春官神祇諸祭各有配卽各有尸不知其詳何若然大抵

有功者即爲配主其事者即爲尸故墓祭則家人爲尸其餘亦皆可以推而知之

問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而楚滅之先儒謂祝鬻二祭原祇應楚國大宗行之夔不應祀也楚人特借其名以遂其幷小之私其說似有據然則凡蔣邢茅遂皆不祭周公乎

答　是說也愚初亦主之近而稍疑其不盡然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者同姓之諸侯也若異姓之諸侯則二王之後直用天子之禮樂以祭固得祖天子矣即三皇五帝之後特不用天子之禮樂而未嘗不祖天子蓋三皇五帝雖當代之天子必有祭而其子孫不可以忽然而已是亦情也情之所在即禮也故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者不敢列之五廟以爲太祖而別立廟以祀之太祖則固以始封之君爲之是其義固並行而不悖也曰然則禮何以無徵也曰有左傳不嘗云乎任宿須句風姓也實修太皞之祀夫太皞天子也而任宿諸國以附庸之小侯各主其祀然則祝鬻二祭但謂楚當主之而夔無庸者非矣而吾於是推而通之同姓之諸侯未嘗不然夫同姓之諸侯其五廟之太祖固以始封之君而未嘗不別有天子之廟故魯有周廟祖文王鄭亦有周廟祖厲王非僭也顧亭林曰諸侯若竟不敢祖天子則始封之君將何祭天下未有無祖考之人而況於有土者也毛西河亦愚謂周禮散亡此必有大宗伯之明文許令諸侯各立所出先王之廟而特不以之入五廟蓋周禮之別廟以義考之自屬多有假如周公之會於東都則別有祊在鄭國而況天

子巡狩屬車所過身後自皆有廟則各令同姓諸侯司之不然反不如周公矣漢人郡國皆得立高皇廟其遺意也曰如是則不已近於褅乎曰是又非也天子於始祖之所自出固未嘗有廟也五年一祭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以其遠固無廟也若諸侯之於先王則反有廟以其近也然而祭則未嘗敢以始封之君配之是乃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者也故毛西河謂諸侯當有出王之廟則是若因此而謂魯可褅則又非也顧亭林亦有此語是固二千年來之疑案而今始得和齊斟酌而定其說者曰是則然矣然先儒謂楚當祭夔不當祭本於禮宗子祭支子不祭之說也今以左傳任宿諸國均主皞祀之文考之則於禮經不合曰禮所云是爲大夫言之也諸侯之與大夫地不同則禮有異矣古之大夫其仕於一國之中則宗子祭支子不祭是宗法也大夫以世而分族故桓族有季孟叔三家則季氏以嫡爲大宗孟叔以庶皆合祭於季氏以季氏之祭合孟叔二氏之祖在焉故可不祭也諸侯則各居一國其勢不能相就如周公八子其爲外諸侯則魯也邢也蔣也內諸侯則宰周公也凡也祭也胙也茅也如謂以大夫之禮繩之則惟魯得祭而外諸侯如邢蔣內諸侯如自宰周公而下皆不得祭周公於禮可乎故魯固以周公爲始封之君宰周公亦以周公爲始封之君各爲太祖之廟蓋周公身爲太宰而子孫世守其采邑其有廟無疑也凡邢而下不敢以周公爲太祖入五廟而亦未嘗不別立周公之廟是以義推之而必然者也其不敢以周公入五廟者

以支子也其必別立周公之廟者溯所自出也是固不可以大夫之宗法裁之也即以大夫之宗法言之試以曾子問觀之亦多有變通之禮而奈何竟以施之諸侯也然則夔子不祀亦自有罪特楚人滅之未必不借此以兼弱耳

問 亭林先生謂七七之奠本於易七日來復是以喪期五五齋期七七皆易數也其說近於附會然否

答 亭林儒者非先王之法言不言至此條則失之然此乃其未定之說在初刻日知錄八卷及晚年重定則芟之矣蓋自知其失也七七之說見於北史再見於北齊書孫靈暉傳萬季野曰究不知始於何王之世三見於李文公所作楊垂去佛齋說及皇甫持正所作韓公神道碑銘則儒者斥之之言也亭林何所

泉接皐復之禮以爲緣起夫皐復之禮始死升屋而號豈有行之四十九日之久者乎亭林於是乎失言

鶴浦鄭氏居喪無七七之齋可謂知末俗之誤者矣然其每浹旬一奠亦非也攷之禮大夫則朔望二奠若非大夫則但行朔奠一次謂之殷奠然則五品以下者奠三次五品以上者朔望日各一次凡十次是禮也

靈川舉人秦培墦對字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六終